



信笺

作家走笔

薛松爽

女儿外出求学,晚上,对着灯光,想给她写一封信。但是,该说的,已经通过话。写些什么呢?

常常,有一种冲动,给朋友写一封信。相识的,不相识的。但是,铺开白纸,却又无从下笔。

年轻时,写过很多信。一封接一封,乐此不疲。冬夜浓黑,一灯如豆,甲虫般伏在黯淡的光下,写一封寄往远方的信。朋友、亲人的脸庞仿佛伸手可触。记忆如冬日池塘的水痕一般清晰。

而今天,忙碌成为每个人的标签,手机成为一个器官。一会儿不刷屏,便内心惶惶。于是,不停聊天、视频、贴图。一旦停下,空虚便浪般袭来将我们吞噬。

谁来拯救?
这已不是书写的时代。但我仍保留了每天阅读的习惯。手边是一本本的诗集。作者有的活在身边,有的已经逝去。但是,书本一打开,透过泛黄的纸页,他们就隔着时空出现,面对黑暗自语,或在耳边浩叹。



花香一瓣

贾吉振

情系淮河源

我所居住的小城,有一条河流穿过,这便是名扬天下,有着“四渎”美誉之一的淮河。小城因淮水的涵养平添几分灵动,淮水因小城的牵绊增加几多妩媚。

这源于桐柏山主峰太白顶的淮水,裹挟着经年的沙石,沿幽深峡谷,披荆斩棘一路向南。临近小城,淮水放慢脚步,变得深情款款,在城北凤凰山下,绕了个大大的弯,折而东流。

日月如梭,沧海桑田,河湾化身半开的湖,如一面古老的铜镜,朝夕为小城梳妆打扮。这满载淮水的湖,衍生出草、木、花、虫、鸟、禽,它们与小城相依相偎,诗意栖居。

放眼望去,满目横翠,波光潋滟。垂柳依依,岸芷汀兰,郁郁青青。野鸭、白鹭往来穿梭,嬉戏觅食,享受着湖水的馈赠。翠鸟、蜻蜓,守候在红绿相间中,聆听花开花落,静待云卷云舒。

莲叶田田。有的亭亭玉立,随风摇曳,荡漾着晶莹剔透的露珠;有的新出水面,错落有致,清晰的脉络讲述着前世今生;有的卷曲闭合,寂静欢喜,在水一方,任天真。落花灼灼。有的明艳端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有的卓然绽放,香远益清,欣欣向荣;有的菡萏未开,似矜持的少女,不胜凉风的娇羞;有的含香玉散,徒留莲房,将硕果慷慨奉献。

暮野四合,霓虹闪烁,小城一片沸腾。湖水清幽,蛙鼓蝉鸣,疏影勾画弯月心事,一汪荷香趁夜色肆意流淌。

淮水悠悠,太白东望,望淮亭下,河湾成塘。亘古的淮水丈量着脚下的乐土,浇灌着希望与力量,生长出梦想的翅膀。①②

扬起云帆 直济沧海

青春星座

周星怡

高楼大厦的建成始于一砖一瓦的堆砌,参天大树的长成来自于一点一滴地吸收养分……任何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唯有梦想加之于努力才能成功。

梦想是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李白有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要想抵达成功的彼岸,岂能少得了“济沧海”的信念与气魄?周总理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凌云壮志并为之奋斗终生;鲁迅先生在察觉中华民族的根本问题后决定“弃医从文,挽救国民思想”,而终有所成;袁隆平院士要“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而遍走中国大江南北,最终发现几株野生杂交稻并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他们都立下了明确的目标,并将之转化为支持自己不断努力的动力,最终获得成功。由此可见,梦想是黑夜里的明灯,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有梦想才能不彷徨,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星空有梦想,那也不过是“痴人说梦”,唯有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真正“美梦成真”。

是的,这些书籍,就是他们写下的信笺。岩石的棱角,隐秘的伤口,一生说出或者未说出的言辞,都在信笺上面展现。经由文字,他们不死。

诗人的一生,都是在写着一封书信。一首首的诗,都是不完整的片段。直到衰老,它们还是不能最终完成。所有的信笺都是无尽之书。

我读《诗经》《楚辞》,汉代的歌哭《古诗十九首》读陶潜、王维、阮籍、庾信、李贺、李商隐。热爱杜甫,他是一位父亲(他一生不停地写着一封封信,殷盼着每一封烟火燎的家书)。

我阅读里尔克、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佩索阿、米沃什、巴列霍、沃尔科特,体会精神的幽深蓬勃,感觉自己的软弱无力。他们用书信的灰烬,雕塑一尊自己和人类的像。

在这座中原的小城,我已经生活25年。每天,接送女儿,上班下班,晚上散步。孩子转眼长大,亲人一点点衰老。我时常恍惚。黄昏的底片中,一张张面孔浮动,慢慢混沌一

雨游西湖

出了高铁站,坐地铁找到预订的宾馆,天已经黑下来。稍事休息,拉开窗帘,雨就下了起来,雷声阵阵,闪电如金蛇狂舞,不由想起“渭城朝雨浥轻尘”这句古诗来。这场雨虽是在晚上,但的确扫去了杭州市街道的轻尘,大概是西湖在以其独有的方式欢迎我吧。

第二天雨又下了起来,我撑着伞,不到十分钟,便从住处步行到了西湖岸上2003年重建的淞沪战役纪念碑前。从这里出发,开始了我的西湖之旅。

西湖我已来过两次,一次是晴天,一次是阴天,没想到这次是雨天。忽然听见身边一导游对她的团友说,游西湖最好是雨天,其次是阴天,再次是晴天。我听了喜上心头——赶上了好时候。苏东坡写西湖的诗在脑海里翩然飘荡:“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前读这句诗时,只觉得晴天游西湖自

然好,但并未品味到雨天称奇的妙处,如今总算明白了——“奇”比“好”又上了一个档次。

果然,远看,离岸二三十米的水面有一道半米左右的水波,犹如西子丰满的事业线汹涌而来,我等了半天也没见其涌过来,到了柳浪闻莺的地方看,亦是如此,心中暗暗称奇。“水面初平云脚低”,白居易的这句诗写的是晴天云脚低。其实,雨天更是云脚低:丝状的云、棉絮状的云、黑白相连的云,犹如刚从水面上氤氲出来,几乎可以称为“湖水生云”了。看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山上的塔、对岸的水榭楼台、风韵的树,似在虚无缥缈中,宛如仙境。淡淡的墨色渲染出一幅江南山水画,置身于画中游,这大概就是天堂的感觉吧,难怪杭州被称为人间天堂。

行至雷峰塔,想起鲁迅的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白素贞因雷峰塔的倒掉而解放,这



升江小三峡 曾碧娟摄

看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我想到了丁小琪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消失的》。

贾樟柯的江湖,其实就是一种边缘人的飘零感。

在世界的某一座城市或某一个角落,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手段构建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享受着威权带来的小小尊严和快感,他们也会利用狡黠达到想要的目的,他们更加直白地感受人间的冷暖。但说到底,骨子里的侠义支撑起了他们的精神王国。

真正的江湖世界,是社会正统无暇顾及而留下的一个靠人格力量支撑起来的不确定的空间。当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当资本的力量以摧枯拉朽的方式矫正一切,江湖的世界便只有了理想和伤感。

当女主在大同、奉节、克拉玛依之间穿梭,江湖变成了无限延伸、前途渺茫的远方和来路。当一群三峡移民面无表情催催踏上远去广东的列车,他们的心境和女主又是何其相似。漂泊的人没有人生,他们一抬脚,便是江湖。

丁小琪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消失的》,用平实的叙事手法,描写一个孤单的女孩轻轻地告别,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经过数千公里的辗转,走向她人生中重要的一个地方。对我们而言,如果知道了她旅途的艰辛,如果知道了她一去就不可能再回到南阳这座小城,人生再无交集,山高水长就这样别去,一种悲凉的江湖感便油然而生。

丁小琪笔下的鄂伦春女孩便是贾樟柯的



诗之歌

2014年,和南阳的一个朋友坐在车上,途经北京路,车身微晃,一个个的陷坑。朋友说:这是汉墓的发掘地。每一处都已空无一物。

躺在夜的床上,寂寥亘古如斯。我看到那雄犷、拙朴的石兽在殷红的黄昏安卧,静默,清凉。仿佛身处巨大的空穴,一颗心树叶般颤动。

我走向残砖断瓦,寻觅那遗留下来的信笺。一点点,翻开了骨头,灰烬,我就要开启那尘封已久的泥泉……⑬⑭

山水行吟

阿李

是妇女的解放,是爱情坚贞的象征。新建的塔五面八层,有电梯可以上。我排队到达第七层,看西湖在烟雨里淡如墨痕,苏堤如绿色的飘带浮在水面上,岸边的花朵弥补了荷花尚未盛开的遗憾。曾见很多女性在岸边摆造型拍照,不由想:人们为什么喜欢游西湖?半是西湖半是愁。忽然体悟到,世间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条白蛇,女人们心里有什么呢?不是许仙,不是法海,而是一座雷峰塔吧。

行至断桥时,雨停了。放眼望去,西湖水波纵横,湖边的垂柳如泣如诉;雨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情悠远;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啊——啊——啊——千年等一回……”

不知不觉,雨水浸透了我的鞋子,裤管与小腿痒呢,但又怎样呢,我愿意,不后悔。⑮⑯

文艺评论

乔峰

江湖和诗

女主,同样的列车,同样的天涯,同样的情怀,同样的江湖,只有文艺青年,才能够体会——

很多人都是这样消失的

一个鄂伦春少女
从草原来到南阳
求学
要回草原参加高考了
临行前
慕名前来找我学习声乐

上了七节课
第二天
就要坐火车走了

她要先坐车到北京
再转车去哈尔滨
然后去加格达奇
再坐很远的汽车才能到达

一个少女
单薄的身子要走很远的路
我目送她走下楼梯
一出门
她就在夜色中消失了

很多人
都是这样消失的
今生
也许再也见不到了 ⑰⑱

心病

小小说

段鹏

25年前,他和她是初中同班同学,在一个乡镇读书,都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即便他们是前后位关系,经常在一起谈论学习,却从未谈过理想和人生,更不知何为情。偶尔双目轻轻触碰,热情也很快被现实浇灭。

中招考试很快结束,她顺利考上了一所中专,他选择高中继续读书。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欣喜若狂地收到了她的信。她问候道:“最近好吗,学习紧张吗,想了很长时间,不知怎么称呼你,一定要加油,好好学习……”他满脑子都是以前上学的情景,常

常梦到和她在一起,学习成绩开始下滑。

后来,他们联系渐渐减少,但他心中的结一直未打开。每次从她家村口路过,他都要多待上一会儿,多看几眼村庄的面貌,问问村里人她回来没有。

三年高中很快过去,他去读了大学,她在家等待分配工作。她告诉他,她可能要去北方很远的城市工作。

毕业后,他也终于参加了工作,有了工资,鼓起勇气到了她家。她父母告诉他,她已经在一家医院上班,并且结了婚。他无比沮丧,狠狠地哭了一场,不久之后,也成了

八仙洞

江波

一只古老的埙,安静摆放在丹江这枚碧玉质地的书桌上

清风的薄唇,徐徐吹。埙声低沉、悠长,散落山中,成为曲曲折折走向山巅的石径

乔木、灌木纷杂,簇拥石径,仿佛埙曲中升降、起伏的高音、低音

日,月,被这只埙,吹出又吹落。渔船,灯火,是非,恩怨,一律被吹进,广阔的小太平洋……

水魂(节选)

邢健民

从洪荒开始,它一直往低处走,从皮肤走向内心,低得不能再低,它没有形状,进入有形之物,如入无物之境。它不言,却教万物说出所有的道理,它洗去黑,不惜把自己染黑。它耕耘,收获丰收景象,最后自己进入泥土

它用一滴之轻,做穿石之功,用一滴之小,呈现海洋之渊博,空明澄净,如第一声哭泣

在所有的事物中建造行宫,在所有无中生有的结构中,搭起一架天梯,直达善良的屋顶

一路行,一路书

张海霞

预订一枚深冬的落叶
用文脉将你的影子一再勾勒
跳动的心事无法淹没
一江透彻的青春

一时找不到修饰的诗句
漫天风沙,遮不住荒凉的容颜
让爱情止步的时光,不断张望
夜雨敲窗,我用手捂紧一滴水
感受它植入掌心的痛
你的色彩,犹如雨的素描
季节的故事,在炊烟中日渐升高
我苦思冥想,再也没有在意一棵树的高度

我像是一位失语的路人
在寂寞的街头伫立
亘古的渴望,潜伏在凌乱的秀发之中
轻了又轻的风,不经意,搅起冬天的絮语
我小心呵护,生怕打破
期待许久的精美画面

秋收

王成敬

十月
被秋风吹黄
小诗
在谷穗上跳荡
收割机走过
割倒千行
粮满园
诗满仓
一字字
飘着稻香 ⑳㉑

家,然而每每想起以前的情景,心中总隐隐作痛……

20年后的一天,他来到了她的城市,挂了她的一个专家号。人不是很多,她认真帮他诊治起来,已经认不出他。

她帮他号了脉,用听诊器仔细听了几遍。“你没什么问题呀,怎么说心口痛?是不是有心病没解开,或是精神压力太大?人到中年,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能为了挣钱忽视健康,每天要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多么熟悉的话呀,他眼眶热了一下,还想和她再多聊几句,但外面的敲门声已响起。“下一个。”她喊道。临走时,她笑着说:“感觉你好面熟,长得很像我一个同学。”

走出门诊室,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病,已好了一半。㉒



段鹏 周聪摄